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大仲马集 02 吴岳添 编选

二十年后 下

〔法国〕大仲马 著 罗国林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大仲马集 吴岳添 编选

二十年后

[法国] 大仲马 著 罗国林 译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年后 / (法) 大仲马著; 罗国林译. —2 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8
ISBN 978-7-5426-4890-7
I. ①二… II. ①大…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287 号

二十年后

著 者 / [法国] 大仲马


译 者 / 罗国林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刘全德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533 千字

印 张 / 56.25

ISBN 978-7-5426-4890-7/I · 923

定 价: 52.80 元

目 录

译本序	1
第一章 黎塞留的幽灵	1
第二章 夜间巡查	11
第三章 一对老冤家	20
第四章 四十六岁的奥地利安娜	36
第五章 加斯科尼人和意大利人	47
第六章 不惑之年的达达尼安	54
第七章 达达尼安犯了难，我们一位老相识来相助	61
第八章 半个比斯托尔对一位教堂执事和一位侍童 有不同影响	71
第九章 达达尼安远寻阿拉密斯，却发现他骑在 卜朗舍身后	79
第十章 埃尔布莱神父	87
第十一章 两个加斯帕	96
第十二章 波尔托斯·杜·瓦隆·德·布拉西欧·德·彼埃 尔丰先生	108
第十三章 达达尼安与波尔托斯重逢后，发现财富 并未带来幸福	114
第十四章 对自己的现状，波尔托斯不满意， 木斯克东则挺满意	124

第十五章	两位天使	131
第十六章	布拉热洛纳城堡	140
第十七章	阿多斯的外交手腕	149
第十八章	博福尔先生	160
第十九章	博福尔公爵在万森监狱主塔里的消遣	167
第二十章	格里莫就职	177
第二十一章	马多老爹的接替者在馅饼里藏了什么	190
第二十二章	玛丽·米松的奇遇	201
第二十三章	斯卡隆神父	215
第二十四章	圣德尼	232
第二十五章	博福尔四十种越狱方法之一种	241
第二十六章	达达尼安到得正是时候	252
第二十七章	大路	262
第二十八章	遭遇	270
第二十九章	老好人布鲁塞尔	280
第三十章	四位老友准备会晤	288
第三十一章	王官广场	298
第三十二章	瓦兹河上的渡船	304
第三十三章	小小遭遇战	313
第三十四章	修道士	319
第三十五章	赦罪	330
第三十六章	格里莫说话了	336
第三十七章	战役前夜	343
第三十八章	一次与从前相同的晚餐	354
第三十九章	查理一世的信	364
第四十章	克伦威尔的信	370
第四十一章	马萨林与昂莉埃特夫人	378
第四十二章	不幸者有时如何把偶然当成天意	384

第四十三章	叔父和侄儿	392
第四十四章	父子情	397
第四十五章	又一位求援的王后	407
第四十六章	当场就证明第一冲动总是对的	419
第四十七章	朗斯大捷的感恩弥撒	427
第四十八章	圣欧斯塔什教堂的乞丐	444
第四十九章	圣雅各—拉布舍利塔楼	455
第五十章	骚乱	463
第五十一章	骚乱演变成暴动	470
第五十二章	危难中才想起故人	483
第五十三章	召见	490
第五十四章	出逃	497
第五十五章	助理主教的马车	510
第五十六章	达达尼安和波尔托斯卖麦秸： 一个赚了二百一十九金路易， 另一个赚了二百一十五金路易	524
第五十七章	有了阿拉密斯的消息	534
第五十八章	苏格兰人背信弃义为一文钱出卖国王	546
第五十九章	复仇者	555
第六十章	奥利维尔·克伦威尔	564
第六十一章	四位贵族	570
第六十二章	我主耶稣	577
第六十三章	事实证明，不论处境如何艰难， 勇敢的人决不会失去勇气， 健康的胃决不会失去胃口	585
第六十四章	向被废黜的国王致敬	594
第六十五章	达达尼安想出了一个计划	603
第六十六章	朗斯克内牌局	616

第六十七章	伦敦	623
第六十八章	审讯	630
第六十九章	白厅	640
第七十章	工匠们	650
第七十一章	记住	658
第七十二章	蒙面人	665
第七十三章	克伦威尔的住所	675
第七十四章	交锋	683
第七十五章	“闪电号”小帆船	693
第七十六章	波尔图葡萄酒	705
第七十七章	波尔图葡萄酒（续）	715
第七十八章	天数	721
第七十九章	木斯克东险些被烤焦后，又险些被吃掉	729
第八十章	归来	739
第八十一章	使者	747
第八十二章	三位副统帅	755
第八十三章	夏朗东之战	769
第八十四章	去毕卡底的大路	779
第八十五章	奥地利安娜的报答	788
第八十六章	马萨林的王权	793
第八十七章	防范措施	798
第八十八章	智力和臂力	804
第八十九章	智力和臂力（续）	808
第九十章	臂力和智力	814
第九十一章	臂力和智力（续）	816
第九十二章	马萨林的地牢	825
第九十三章	谈判	829
第九十四章	大家开始相信，波尔托斯将当上男爵，	

	达达尼安将当上队长	836
第九十五章	笔和威胁比剑和忠诚更有效	845
第九十六章	笔和威胁比剑和忠诚更有效 (续)	853
第九十七章	有时国王们返回京城 比离开京城还困难	860
第九十八章	有时国王们返回京城 比离开京城还困难 (续)	867
结尾	872

第四十七章 朗斯大捷的感恩弥撒

昂莉埃特夫人注意到了这种闹哄哄的情景，就是猜不透原因。其实这是朗斯战役的胜利引起的。这次胜利有夏蒂荣公爵一份杰出的功劳，所以大亲王派他进京报捷，还让他把从洛林人和西班牙人那里夺来的二十二面军旗悬挂在圣母院的拱门上。

这个消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王宫在与最高法院的争讼中取得了优势。最高法院所反对的所有要立即征收的税项，其理由一直是必须保持法国的荣誉和一定能打败敌人这种靠不住的希望。然而，自从讷德林根战役以来，所遭受的尽是接二连三的挫败。最高法院便理直气壮地质问马萨林，为何每次许诺的胜利，每次都没有兑现。可是，这一次终于打了一仗，打了一场胜仗，而且是大获全胜。所有人都明白，对宫廷而言，这是一次双重的胜利：对外的胜利和对内的胜利。宫廷里所有人，甚至年幼的国王，听到这条消息，无不叫起来：

“啊！最高法院的先生们，我们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王后听到这句话，把小国王搂在胸前，因为小国王这种高傲、桀骜不驯与她的感情完全吻合。当天晚上就举行了一次会议，被点名参加会议的有马萨林派的拉梅耶雷元帅和维尔罗瓦先生、痛恨最高法院的夏维尼和塞吉埃以及忠于王太后的吉托和科曼热。

这次会议做出了什么决定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人们只知道礼拜天将在圣母院举行庆祝朗斯胜利的感恩弥撒。

礼拜天早晨，巴黎人在欢乐中醒来。在那个时代，举行感恩弥撒可是一件大事。这类仪式还不是经常举行，所以颇具吸引力。太阳仿佛也来参加这个欢乐的节日，一升起来便金光灿烂，照亮了这座大都会阴森森的城楼。巴黎万人空巷，连最阴暗的街巷也披上了节日的盛

装。沿着河堤大街，市民、手艺人、妇女和儿童组成长长的人流，川流不息地涌向圣母院，恰似一条河流倒流向它的源头。

所有店铺门可罗雀，家家户户关上了大门。大家都想一睹小国王和王太后的风采，还有鼎鼎大名的红衣主教马萨林，人人都痛恨他，都不想放过看他一眼的机会。

密密麻麻的人群里，洋溢着自由自在的气氛，形形色色的意见都公开表达出来，可以说都在鼓吹骚乱，就像巴黎所有教堂的千百口钟都敲响了感恩节的乐声。城市的警察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所以没有任何威胁来扰乱这普遍一致的仇恨，禁止这些恶意中伤的言论。

然而，从早晨八点钟开始，王太后的禁卫团便在总指挥吉托和副总指挥他的侄子科曼热的指挥下，以鼓手和号手为先导，从王宫到圣母院分段排列布置好了。巴黎市民平静地看着这种布置，因为他们对军乐和鲜艳的军服总是很好奇。

福利凯穿着节日的衣服。他往嘴巴里的一边塞了不少樱桃核，假装嘴巴突然肿起来了，向他的上司巴赞请一整天假，获得了准许。

巴赞起初拒不准假，因为他心情不好。他心情不好的原因，一是阿拉密斯走了而没有告诉他是去哪里；二是要为一场庆祝胜利的弥撒做辅助工作，而这次胜利并不符合他的政治主张。诸位想必还记得，巴赞是投石党人。在举行如此隆重的仪式之时，如果教堂执事可以像一般的侍童一样缺席，那么巴赞肯定去向大主教去请假了，就像人家来向他请假一样。正如刚才说过的，起初巴赞不准任何人的假。可是就在巴赞面前，福利凯的嘴巴眼见着越肿越大。为了整个唱诗班的荣誉不被这难看的模样损害，最终他嘟囔着让了步。出了教堂门，福利凯就吐掉了他的肿块，回头向巴赞那边摇摇手，表示他这个巴黎顽童比世界上所有顽童都高出一筹。至于他那个小酒店，他说要为圣母院的弥撒做辅助工作，自然就摆脱了它。

福利凯这就自由了，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他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使他格外引人注目的装饰品是一顶难以形容的无边软帽，那是介乎中世纪和路易十三时代的一种软帽。他母亲或许是心血来潮，或许

是缺少同样的布料，给他做成了这顶奇特的帽子，做的时候很少考虑颜色的搭配，结果做出十七世纪制帽业的一件杰作：它的一边是黄色加绿色，另一边是白色加红色。可是福利凯一向喜欢花里胡哨，戴上这顶帽子显得更自命不凡，更得意扬扬。

从巴赞那里出来，福利凯就向王宫跑去，正好在禁卫团出来的时候赶到。他赶到这里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看禁卫团和听军乐，所以他挤到人群的最前边，拿了两块石片当鼓敲，敲了一会儿鼓又吹军号，当然是用嘴巴模仿。他模仿得倒是非常像，多次受到爱好模仿乐器的人士的赞扬。

这种玩耍从士官门一直持续到圣母院广场。福利凯得到了真正的乐趣。当禁卫团停下来时，各个连队便展开队形，进入西岱岛的中心地带，布置在圣克利斯托夫街尽头。这条街就在布鲁塞尔居住的科卡特里克斯街附近。福利凯这时候才想起他还没吃早饭，寻思朝哪边走可以完成一天的这件大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去布鲁塞尔家混一顿饭吃。

于是他一阵猛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参事家门口，使劲敲门。布鲁塞尔家的老妈子即他母亲来开门。

“淘气鬼，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说，“为什么不去圣母院？”

“我去那儿啦，娜内特妈妈，”福利凯回答，“可是我看见那里发生了一些事，应该告诉布鲁塞尔先生才行。我得到巴赞先生的允许，娜内特妈妈，你知道巴赞先生就是教堂执事吗？我就是得到巴赞先生的允许，来告诉布鲁塞尔先生的。”

“小猢狲，你要告诉布鲁塞尔先生什么？”

“我要告诉他本人。”

“这不可能，他在工作。”

“那我就等他，”福利凯说，“这样更好，他是很会安排时间的。”

他很快上了楼梯。娜内特太太跟在他后面，上得慢。

“可是，”她说，“你究竟要找布鲁塞尔先生做什么？”

“我想告诉他，”福利凯扯着嗓门嚷起来，“整个禁卫团都朝这边

来了。而我到处听说宫廷对布鲁塞尔先生不怀好意，所以我来告诉他，让他提高警惕。”

布鲁塞尔听到了这个怪孩子的嚷声，对他这种过分的热情感到高兴，便下到了二层，因为他的确是在三层工作。

“哎！”他说，“朋友，禁卫团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样大叫大嚷莫不是疯了？你不知道那些先生们是按常规行事，禁卫团在国王经过的路上排成人墙是例行公事？”

福利凯装出吃惊的样子，拿着他那顶新帽子在手里转动着。

“你知道这些事不足奇怪，”他说，“布鲁塞尔先生，你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可是我，说实话，慈悲的上帝，我可不知道，还以为是好心好意给你提个醒呢！别为了这事埋怨我，布鲁塞尔先生。”

“相反，孩子，相反，你的热情让我感到高兴。娜内特太太，去看看隆格维尔夫人昨天从诺瓦西给我们捎来的杏子，拿六七个给你儿子，加上一块鲜面包。”

“啊！谢谢，布鲁塞尔先生！谢谢，我恰好喜欢吃杏子。”

布鲁塞尔于是去妻子房里，说该吃早饭了。这时是九点半钟。参事伫立窗前。街上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人。可是远处传来类似涨潮的声音，那是圣母院四周越聚越多的市民的鼎沸人声。

正是在这片喧腾声中，达达尼安带了一队火枪手，布置在圣母院各个门口，为教堂维持秩序。他对波尔托斯说过，要他利用机会看看这次仪式。波尔托斯身穿军礼服，跨一匹骏马，充当荣誉火枪手，就像从前达达尼安经常做的那样。这队火枪手的中士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兵，认出了波尔托斯是他从前的战友，很快便告诉了他手下的人这个大个子的赫赫战功，并说他是特雷维尔的老火枪手们的光荣。波尔托斯在火枪队里不仅受到欢迎，而且受到敬佩。

十点钟，卢浮宫的炮声宣告国王出宫了。在禁卫军挺立不动的火枪后面的人群骚动起来，就像大风刮过森林，树梢给刮弯了，不停地摇摆。终于，国王和王太后乘着一辆镀金的华丽马车过来了，后面跟着另外十辆华丽马车，里面坐着宫廷贵妇、王室官员和王宫的要员。

“国王万岁！”四面八方响起欢呼声。

年幼的国王神色庄重地把头伸到窗口，脸上露出感谢的表情，甚至微微颌首致意，引得人群里更加欢声雷动。

国王的车队缓缓行进，花了将近半个钟头才走完卢浮宫到圣母院广场那段路。到了那里，车队依次进入阴暗的大教堂巨大的拱门下。神圣的感恩弥撒开始了。

正当王室成员就座之时，一辆饰有科曼热纹章的马车离开了那一溜宫廷马车，慢慢驶到阒无一人的圣克利斯托夫街尽头。到了那里，护卫这辆马车的四名卫兵和一名下级警官，上到这辆笨重的车里，拉上车窗的皮帘子。然后，警官透过一个特意留出的小孔，窥伺着整条科卡特里克斯街，好像等什么人到来。

大家全神贯注地观看仪式，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那辆马车和车里的人小心谨慎的行动。福利凯一直在警觉地观察，本来可以发觉有什么异常的。可是，这时他正坐在圣母院广场边一栋房子的柱顶盘上，津津有味地吃杏子。坐在那里他看得见国王、太后和马萨林先生，听得见唱弥撒，就像他在教堂里面辅助弥撒一样。

仪式接近尾声时，太后看到科曼热站在她身边，等待她允许执行她在卢浮宫就已经对他下达的命令，便悄声对他说：

“去吧，科曼热，愿上帝助你一臂之力！”

科曼热立即离开，出了教堂，来到圣克利斯托夫街。

福利凯看见这位英俊的军官走了，后面还跟着两个卫兵，便开心地跟上去。他尤其感到开心的是，就在这时仪式结束了，国王又上了马车。

警官一看见科曼热出现在科卡特里克斯街尽头，便向车夫打个招呼。车夫立即启动车子，驾驶到布鲁塞尔门前。

在马车停下来的同时，科曼热开始敲布鲁塞尔家的门。

福利凯在科曼热身后等待门打开。

“小家伙，你在这里干什么？”科曼热问。

“我等着进到布鲁塞尔先生家里去，军官先生！”福利凯用讨人

喜欢的口气说；这种口气是巴黎顽童善于在这种场合用的。

“那么，他就是住在这里？”科曼热问。

“是的，先生。”

“他住在几层？”

“整栋房子，”福利凯回答，“这房子是他的。”

“他通常在什么地方？”

“他工作在三楼，吃饭时下到二楼；现在是中午，他可能在吃饭。”

“好。”科曼热说。

这时仆人开了门。军官问仆人，知道布鲁塞尔先生在家，果然正在吃饭。科曼热跟在仆人后面上了楼，福利凯跟在科曼热后面上了楼。

布鲁塞尔和家人正在吃饭，妻子坐在他对面，他旁边是两个女儿。餐桌一端是他儿子卢维埃尔，在参事发生意外那次已经见过的。现在参事已经完全康复了，这个身体健康的老好人正在品尝隆格维尔夫人捎来的鲜美水果。

仆人要开门通报，科曼热抓住他的胳膊，自己开了门，出现在这幅全家福面前。

看到军官，布鲁塞尔感到有点紧张，但是看到军官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他也站起来打招呼。

然而，尽管两个人都彬彬有礼，但三个女人脸上还是现出不安的神色。卢维埃尔脸色变得煞白，焦急地等待军官说明来意。

“先生，”科曼热说，“我带来了国王的一道命令。”

“很好，先生，”布鲁塞尔说，“什么命令？”

他伸出手去。

“我奉命逮捕你，先生。”科曼热用不变的语气还是那样彬彬有礼地说，“如果你肯相信我，就不必费神读这冗长的诏书了，跟我走吧。”

这几句话对这些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吃饭的人产生的影响，比晴天霹雳还可怕。布鲁塞尔瑟瑟发抖地往后退。在那个时代，因为得罪了国王而被捕入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卢维埃尔站起来，想扑向放在屋角一张椅子上的剑。好在老好人布鲁塞尔自始至终没有丧失理智，

他使一个眼色，制止了儿子绝望的冲动。与丈夫隔着一张餐桌的布鲁塞尔夫人的泪如雨下，两个姑娘紧紧抱着她们的父亲。

“走吧，先生，”科曼热说，“得快一点儿，应该遵从谕旨。”

“先生，”布鲁塞先生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去坐牢，我请求宽限。”

“这是不可能的，”科曼热回答，“谕旨是明确的，必须立即执行。”

“不可能！”卢维埃尔说，“先生，当心别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不可能！”房间里头一个刺耳的声音喊道。

科曼热转过头，看见娜内特太太手里举着扫把，眼睛里冒着怒火。

“好心的娜内特，”布鲁塞先生说，“请你冷静。”

“要我冷静？有人来抓我的主人，穷苦人的靠山、救星和父亲，还要我冷静！啊，好呀！你还记得我吧，你给我滚！”她冲着科曼热说。

科曼热笑了笑，转身对布鲁塞先生说：

“够啦，先生，叫这个女人给我闭嘴，跟我走吧！”

“叫我闭嘴，哼！”娜内特说，“啊，好呀！除非你换一个人来，你这国王的小爪牙！等着瞧吧。”

娜内特太太冲到窗前，将窗子推开，用尖得连圣母院广场上都听得见的声音喊道：

“救命啊！有人抓我家主人啦！有人抓布鲁塞尔参事啦！救命啊！”

“先生，”科曼热说，“请你马上表明态度：你是服从呢还是打算反叛国王？”

“我服从，我服从，先生。”布鲁塞尔大声说，一面试图挣脱两个女儿的拥抱，一面用眼色制止一直想摆脱他的控制的儿子。

“既然这样，”科曼热说，“你就叫这个老太婆不要再出声。”

“啊！老太婆！”娜内特说。

她抓住窗户的栏杆，更起劲地扯开嗓门叫起来：

“救命啊！救命啊！救布鲁塞尔先生！有人要来抓他啦，因为他为老百姓辩护。救人啊！”

科曼热抱住女用人，想把她从窗口拖开。可是就在这时，中二楼有另一个人尖着嗓子喊起来：

“杀人啦！放火啦！抓杀人犯啊！有人要杀布鲁塞尔先生！有人要杀害布鲁塞尔先生！”

这是福利凯的声音。娜内特太太感到得到了支持，更起劲地和福利凯一起叫起来。

窗口已经出现一些好奇者的脑袋。在叫喊声吸引下，民众从街尽头跑过来了，开始是三三两两，然后是小群的人，最后来了一大群人。他们听到叫喊，看见一辆马车，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福利凯从中二楼跳到马车顶上。

“他们要逮捕布鲁塞尔先生！”他嚷道，“这辆马车里有几个卫兵，军官在楼上。”

人群开始怒吼，朝拉车的马走去。原来在甬道上的两个卫兵上楼帮科曼热去了，马车里的卫兵打开车门，挺着长矛。

“你们看到了吧？”福利凯叫道，“你们看到了吧？就是他们。”

车夫回头给福利凯抽了一鞭子，疼得他直叫喊。

“啊！该死的车夫！”福利凯叫道，“你也参加进来了？你等着吧。”

他又爬上中二楼，把凡是找得到的东西向车夫扔去。

尽管卫兵们敌对地炫耀武力，或许正因为他们炫耀武力，人群发出了怒吼，逼近了马车。卫兵们用长矛猛刺，才逼退最凶悍的人。

混乱的局面有增无减，那条街已经容纳不下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人。卫兵们凭着凶狠的长矛，使人群与马车之间保持了一定距离。现在人群一下子挤了上来，像一堵活的墙壁，把士兵们挤得贴近了车轮和车厢，就要把他们挤扁了。那个警官无数次高喊“请看在国王分上！”也无法制止这可怕的人群，反而像是更激怒了群众。就在警官“请看在国王分上”的呼喊声中，一个人骑着马跑了过来。他看到一些穿军服的人受到粗暴对待，便跃马舞剑冲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前面，给了卫兵们意外的支援。

骑马的人是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脸都气白了，跳下马来，

像其他卫兵一样，背靠马车的辕木，把他的马当做屏障，从马鞍的枪套里抽出两把手枪别在腰间，开始舞剑，让人看到他是一个剑法娴熟的人。

这位少年凭他一人之力，阻挡人群的冲击达十分钟之久。

这时，人们看到科曼热推着布鲁塞尔出来了。

“砸掉马车！”群众高喊。

“救命啊！”老女仆叫着。

“杀人啦！”福利凯喊着，一边继续把他手边的东西雨点般扔到卫兵们头上。

“请看在国王分上！”科曼热喊道。

“谁第一个冲上来谁送死！”拉乌尔喊道。他看到人群就要朝他挤过来，便用剑光指向一个企图挤扁他的大汉。那大汉感觉到受了伤，便大叫着退走了。

原来是拉乌尔从布洛瓦回来了，因为他答应过拉费尔伯爵，五天后要回来观看感恩弥撒。他走的是更近地通到圣母院的街。走到科卡特里克斯街附近，他发觉自己被潮水般的人群推着往前走。当听到“请看在国王分上”的喊声时，他想起阿多斯的话“为国王效劳”，所以便赶来为国王战斗，因为国王的卫兵遭到了围攻。

科曼热简直是把布鲁塞尔扔进马车里，然后自己也跳了上去。这时随着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上到下打穿了科曼热的帽子，打断了一名卫兵的一条胳膊。科曼热抬起头，透过硝烟看见卢维埃尔气势汹汹的脸露在三层楼的窗口。

“好啊，先生，”科曼热说，“你会听到有人谈论我的。”

“你也一样，先生，”卢维埃尔说，“你会看到谁说话的声音高。”

福利凯和娜内特还在大喊大叫。喊声、枪声和总是带刺激性的火药味一齐发挥了作用。

“打死那个军官！打死他！”人群狂呼。

人群猛烈地拥过来。

“再前进一步，”科曼热喊道，同时拉开车窗的皮帘子，好让人们